

诗苑

## 鹅卵石(外三首)

□ 杨清海

初衷是有棱有角  
怎奈岁月锋利  
与河床的一场艳遇  
改变了对水的评价  
别怪我圆滑  
洪水如猛兽  
当我一步三回头的时候  
泥沙成为挚友  
也许我会成为一枚化石  
在山巅期待解剖  
沧海桑田  
那是时间的魔力  
随波逐流  
华而坚实  
如果再次展现棱角  
一定是人们匠心独运

### 蚂蚁

蚂蚁,比人的群居  
更和谐,更低调  
只是偶尔有撼大树的冲动  
想给太阳说一句话  
爬上树梢呐喊  
家,住在风雨中  
命很贱,夹缝里生存  
没有比踩死一只蚂蚁  
这个话题,更轻松  
力量微不足道  
千里之堤,溃于蚁穴  
可举起几倍于己的重量  
整体搬一座蚯蚓这样的山  
号令一出  
同心同向,命运与共

### 求证

转动的风扇  
无限接近于圆  
就像远未显露的风险点  
叶片与长方形  
属于几何的问题  
世界在球形中  
成了一个平面  
握一面三角形的镜子  
照射云朵里的天空  
太阳伸出舌头  
人生,用公式逆推顺写  
四季从指间滑落  
留下一串笑靥  
展翅高飞的鹰  
用圆周率去求证  
一个人的生命  
是不是无限不循环小数

### 思念

远去的背影  
把思念风干  
被风吹落的花与果实无缘  
季节,黯然神伤  
桃花杏花的心跳  
不仅仅为了芬芳  
风,伸出双手  
捧起惊艳的时光  
千百次回眸  
日出日落匆匆忙忙  
一棵树对石头的承诺  
感受轮回的力量  
山泉流出的风韵  
让秋天一遍遍怀想  
其实,大地干渴的时候  
只需小雨一场

人物

## 开货车的父亲

□ 邓素芳

密的父女,变得更加疏远。

整个暑假,我的心里布满阴影,那个窗明几净的教室只能是自己遥不可及的梦。临近开学的一个早晨,母亲兴致勃勃地说要带我去城里买几件漂亮的衣裳,让我干干净净地去市里读高中。我听了,立马高兴起来。

我沉浸在喜悦当中,见父亲依然面无表情地走来,说:“去市里读高中可以,不过,别指望我们接送。”父亲的话是一盆冰水,浇在我身上,从头凉到脚。我像一只被惹毛的狮子,朝父亲吼了一句:“你不就觉得我是女孩子,到市里上学浪费钱吗?我会自己去学校,谁稀罕你送!”说完,我转身飞回房间,用力把房门一甩,发誓再也不依赖父亲。

整个高中,我最讨厌的就是节假日的到来。同村的小伙伴都有父母来接,我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火车。我的身体时常迷失在人群中,仿佛被人流架起,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

临近高考,我们开始填报高考志愿,需要户口本复印件。狭小的小卖部堆满了人,电话成了香饽饽。每个人都长话短说,和父母约好传真时间,打完电话就在传真机前等着另一头的传递。好不容易轮到我,对母亲讲了好几遍,母亲都没听懂怎么发传真。在后面同学和老板的催促声中,我只能放下电话,失落地走出小卖部,抱怨母亲怎么那么笨,连怎么发传真都不会。

一个下午我都失魂落魄。下课了,我路过小卖部,见里面还是人满为患,就准备回宿舍洗完澡再到小

卖部打电话。我回到宿舍,见我的户口本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我的床上时,我惊喜万分。舍友告诉我,父亲在宿舍门口等了好一会儿,不见我回来,便把户口本放在床上离开了。我的心里一酸,短短3个小时,父亲就把户口本送来了。我赶紧跑向校门,想跟父亲说一声谢谢。

当我跑到校门口,只见那辆熟悉的老货车,向着太阳快速奔驰。我的脚仿佛被定住了,挪不开步子,眼神渐渐迷离,泪水往心里流。多年的积怨如同被货车卷起的尘土一般,随风而去。我的那句“谢谢”,最终没有说出口。

如今,我早已毕业。前段日子,我们回老家收拾房间,突然看见橱柜最里面,有一个箱子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。我轻轻拭去盖子上面的灰,打开盒子,里面竟然是我读书时候的荣誉证书外壳。我笑着说母亲:“这东西都没用了,您怎么还当宝贝藏起来。”母亲接过箱子,说:“还不是你父亲,执意觉得这个还有用,让我一定要收藏好。”过了好一会儿,母亲又对我说:“当年送你去市里读高中,你父亲死活不肯,并不是嫌弃你是个女孩,而是怕你在外受委屈。”母亲的话瞬间击破了我所有的防备,压在我心底的那句“谢谢”也变得更加沉重。我想开口说些什么,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时光压弯了父亲的背,岁月也让父亲生了华发。如今的父亲依旧话不多,仍然开着那辆破旧的老货车,去往不知名的远方。而我却慢慢长大,那些未说出口的话,都化为了一份懂得和珍惜。

一天中午,我回到家,听到屋内传来父亲凶母亲的声音。隐约之中,我听到父亲不准我到市里读书的话语。快乐像过冬的燕子一般,飞到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去了。我直奔房间,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对父亲多了一丝怨恨,原本就不太亲

## 那些沉默中的人

□ 李晓

些日常生活用品,就是在在家种点蔬菜,饲养一群鸡鸭。鸡鸭的啼鸣声,让老屋里更幽静,大多数时候,老人就坐在小板凳上,凝视着儿子,陷入沉默。老人的目光浑浊发蓝,与屋后那水草覆盖的老井水相似。那口老井,是老婆婆去世多年的老伴儿生前挖掘的,而今,这口老井只供老人与儿子喝水。以前,这口井要供山下一个大院子的人家喝水,而今那里成了一个空荡荡的院子,院子里的人都去城里安了新家。

我把随身带的500元钱硬塞给老人,老人追着我跌跌撞撞地跑,把钱还给了我。

回城以后,有好些日子,我陷入了沉默,和家里人很少说话,深山中那位老人与她的儿子,成为我时常想念的一部分。半个月后,我和妻子去了深山看望那对母子,妻子买了礼品,亲热地唤老人“婆婆”,老人摩挲着我妻子的手,说不出话来。老人送我们一个老南瓜,我们至今没有吃,一看见它,我就感觉到温暖弥漫上了心头。

这些年,我和一些人隐隐约约打着交道。

今年春节,我与从广州回来的一个老乡见面,在城南一家老馆子里吃了一顿故乡的家常菜。食物打通了记忆的深井。老乡说,我们去山上看看这座城市吧。从山顶俯瞰

这座城,节庆里的万盏灯火破雾而来,如萤火虫。我和他坐在山顶冰凉的石头上,一直坐到石头发热,也没说上一句话。下山后,我和他告别,说了声多联系。第二天凌晨,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城市夜景图,还有一句话:“我回来看你了,但你已经不是我记得的样子。”我点了一个赞。这么多年的分别,当年的热烈归入沉寂,命运的河流或许已经没了交集,偶尔发出的一声感叹,已不是闪电,而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空蒙。

去年秋天,我为一个回故乡的老友送行,他站在铁轨边抽烟,铁轨已生了锈。我们不说话。我想说些什么打破沉默,却又找不到几句恰当的话语。一个小时后,高铁呼啸而去,我看见他伸出手来,朝我挥别。我打开手机,见他发来信息:“你来我城,与我联系。”后来,有一年春天,我去他的城市出差,在宾馆阳台打量着都市灯火,想起这灯火里,有一盏是我熟悉的。但我最终没有给他打电话说聚一聚,就相念于江湖吧。

这些陷入沉默中的人,在命运坚硬与柔软的长路上,共情或者冷漠,于偶然之中想起,依然如那灯影浮现,上了心头,热了眼窝。那些沉默,或许是生命里一些时段最本真的面目。



杂记

春日,远山发出脉冲一般的隐呼唤,让我一个人出城,到深山丛林里畅快呼吸。

树木掩映中,有一处灰白老墙的民房。午间,炊烟从瓦缝里“咝咝”冒出来,那些上了年纪的青瓦上满是苔藓。

那是一个老婆婆的家,她正在地里掐菜叶,抬头望我时,我只看见她脸上道道斧刻般的皱纹,俨如那老槐树铠甲一样的树皮。老人见我只有一人,就打了声招呼:“你就到我家吃饭吧。”

午餐是莴笋煮豆腐汤、蒜苗炒腊肉、红薯米饭。“你先吃,我去给他喂饭。”老人端着一碗红薯米饭,夹了些菜放在碗里。我走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,看见她正在给一个面色红润、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喂饭。“他是我儿子,我就一个儿子,中风好几年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和。中风就是脑溢血后遗症。中年男子同我打招呼,双手颤抖,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。

老人说,儿子中风两年后,儿媳随村里一个在外打工的人跑了。后来,老人给儿媳打电话,恳求她回家,主动把婚离了。让她欣慰的是,孙女在北方一座城市,大学毕业后考上了一家行政单位,婚后要把爸爸接到自己身边照顾。老人说,我这把老骨头还行,还可以管他几年。

平时,老人除了徒步到镇上买